除如指定外凡函索本館刊物者概不寄送每冊定價一元二角　一價一元二角
四角購請從速

故宮旬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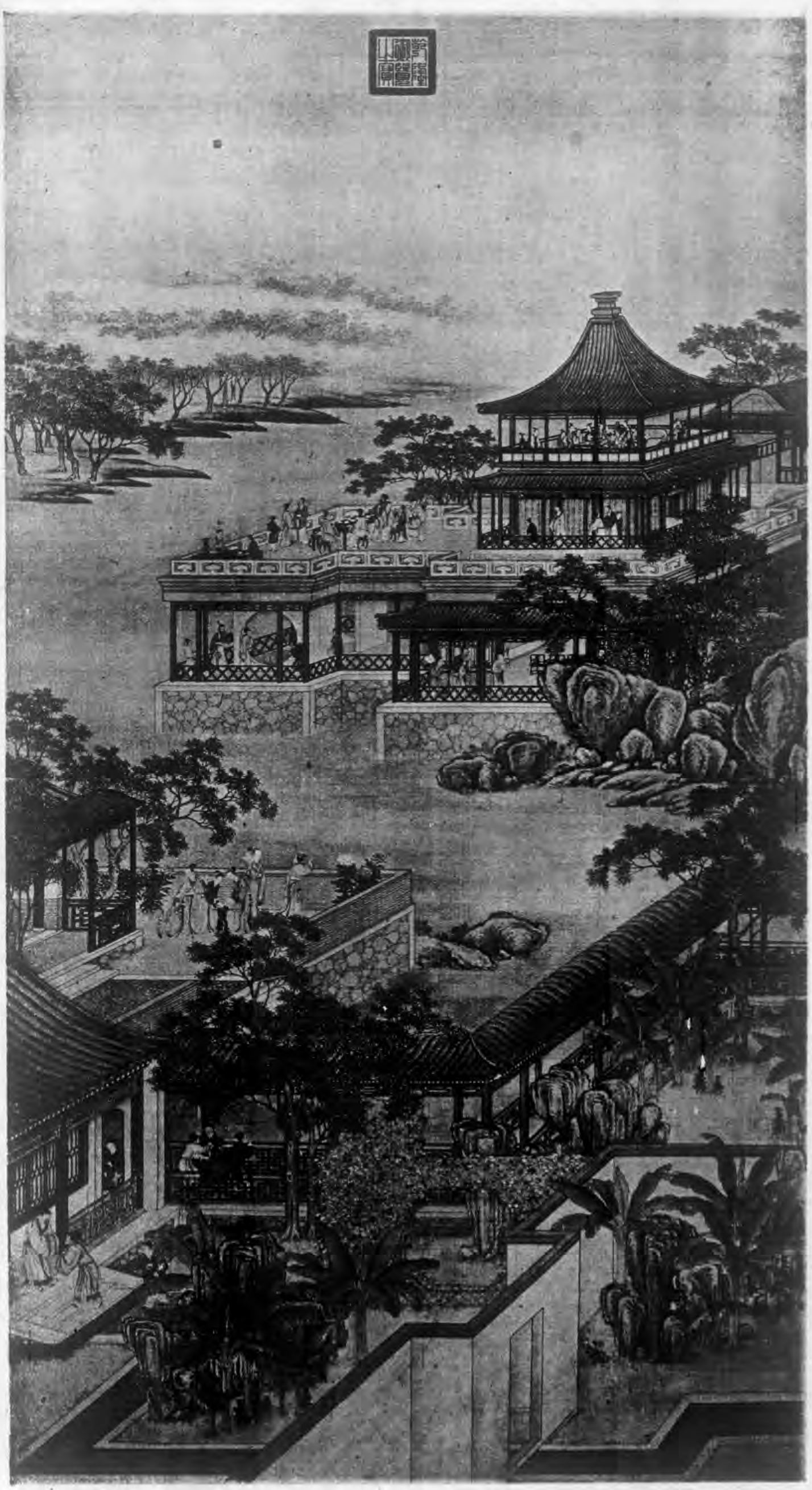
西園題跋卷之一

題星鳳樓帖

羅浮張　貴孟奇甫著

余搨於臨池、顧酷嗜古今名帖、惜力薄不能盡購、第自淳化官帖外、凡名帖之煊赫者、時獲寓目焉、亦幸十之七矣、惟星鳳樓甲秀堂二帖、止聞其名、因憶祝希哲家、世購藏名帖最富、及令龍川、僅携甲秀帖於宦笥中、至語人曰、日夕與此帖相對甚熟、其珍愛如此、吳文定公原博、精八法、其家集亦有甲秀帖跋語、謂此帖迺少時所藏、爲劉廷美僉憲借去、僉憲沒、三子異居、遂分裂之、公登第後、三子各持其半以還公、復合于一、是本故不完、而所勒石久已亡去、故公尤惜之、不知希哲所携、即公所跋者否、余初購此帖於余臺邸中、殊費餐錢一歲、喜而欲狂、其標目曰廬山陳氏甲秀堂帖、及閣帖尾、則趙彦約摹勒上石於南康、蓋星鳳樓帖也、賈人目不知書、第聞甲秀嘗爲吳祝兩名公所賞、故借名眩人耳、昔人買王得羊、不失所望、余買甲秀得星鳳、亦足以重也、獨惜此帖非完物、與文定公甲秀帖目、多少適均、獨此帖闕秦權量銘、及漢鄧隲破羌竹簡耳、星鳳帖石亦應不存、故行世甚少、日來海內好事者、想亦不乏、二帖似尚可購、子若孫有篤於嗜古、志於臨池、獲從諸海內再購此二帖、爲寶研亭中箕裘一徵、亦繼述者

清畫院畫十二月令圖之八月景



說明見本刊第一期、

大快事也、故書數語、以付囑之、萬曆甲寅至日西園公題於清音閣、

吳文定公所藏甲秀堂帖目、並書於左、以便購求、

周石鼓文　　秦泰山銘
秦權量銘　　漢鄧隲討羌竹簡
隋煬帝序曹子建帖
晉王右軍荀侯帖

顏魯公倣右軍帖
懷素三帖
白文公詩
蘇東坡手簡

余按星鳳甲秀二帖、其帖目如一、想同一本、彼此相摹刻耳、第不知孰先孰後、而摹手與刻手之精善、又不知甲秀視星鳳孰爲父孰爲子也、

祭文稿
李太白醉稿
宋司馬文正公銘
黃山谷手簡

（接第二版）

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明項聖謨寫生冊之十

說明見本刊第一期、本幅設色、項聖謨自題曰、秋日過幼菁齋頭、見養白鵞一隻、幼菁索余圖此、余自愧非黃庭手、不能換其一耳、易庵、鈐印一、「項聖謨印」、項聖謨小傳、詳見本刊第一期、（未完）

清長洲吳　綺撰

贈藥編

盟神詞（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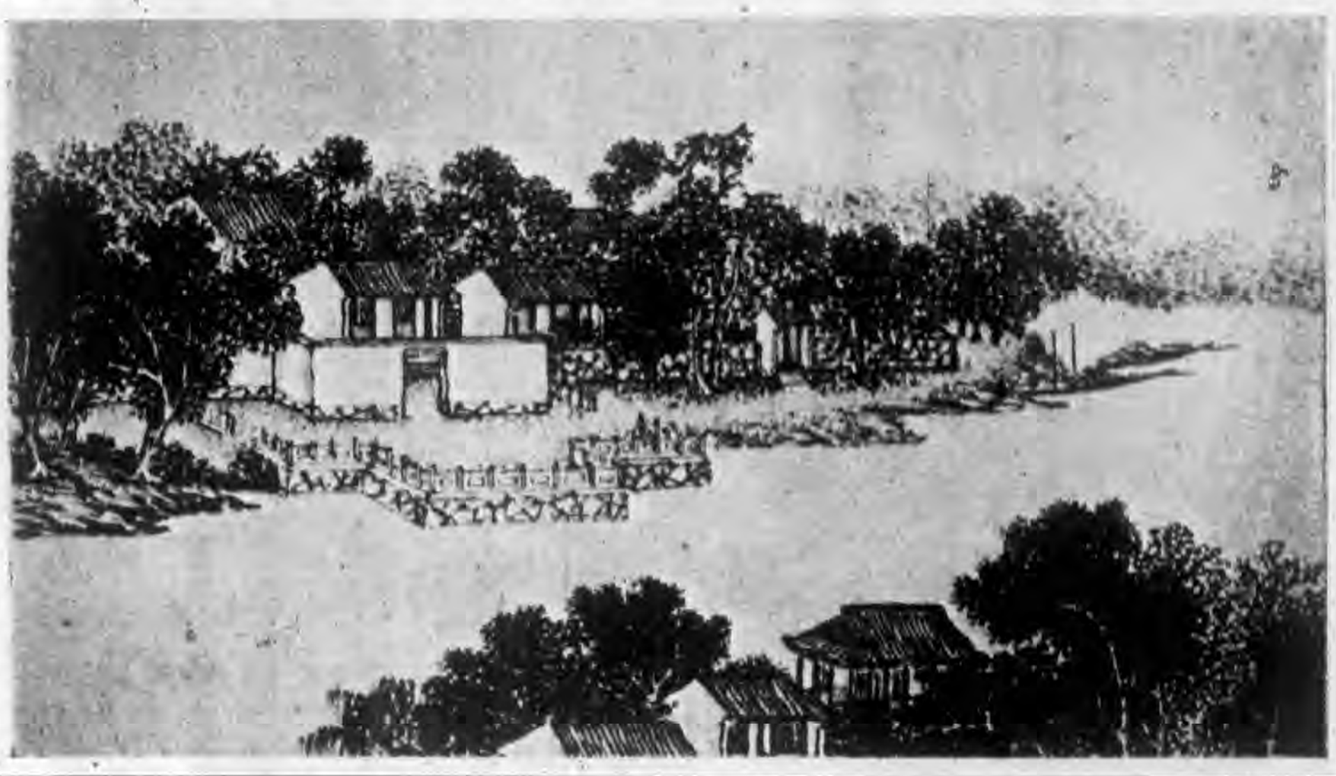
趙彥約史所不載、其字與爵里、無從考證、廬山陳氏、亦未見於他書、請以俟博古者、

或唱吹簫之曲、或和擊缶之歌、或蒙甄后之衣、或藏長衡之席、以至荀令之傷神暗瘁、劉嫻之刻誄深悲、玉湖之化鮄相依、金谷之遊魂未散、倘遭逢之不偶、亦生死之睽攜、更或韜仙而分衛玠之委、將春果而逐羊車之勒、玉田而學吳施之態、將晴紗而邀國士之憐、更設向瑤池而作女、湘皇之淚血應勻、謫塵世而皆男、鄂渚之繡衾須暖、洛陽桃李、葉葉交花、華山梧桐、枝枝翥體、允宮商之和合、亦針石之相尋、自茲使君曲陌、莫誤驚飢、府吏廬江、莫催馬足、莫怨空倉之雀、莫縣網戶之蛛、葬生緘素之嫌、莫唱裂紈之句、莫寄迴文之錦、莫披獻賦之金、莫捐中道之崔張、莫返人間之晨壑、莫移飛語、莫改初心、孰爲棄德之寒盟、即是離心之疾譖、三生片石、難留一笑之緣、五色絲繩、誰繫薄情之足、生不沐其美眷、死輒抱夫沉寃、斷石非誣、顯斥忘恩之魄、蒙顏難洗、服褫反覆之情、遂中心忘忌諱之詞、冀知已絕嫌疑之跡、玉兎牽牛、共聞余語、金妃玉母、實鑒斯情、惟念霧鬟河梁、隱隱去來之跡、雨香雲氣、殷殷朝暮之期、花檻移春、未許蜂狂蝶覺、柳枝眠午、莫教鶯舌傳譁、使得恣情羅綺、香塵翻翠鳳之雙翹、適志更衣、玉賦透靈犀之寸點、一刻千金而增價、百年並穴以

（接第三版）

清金廷標畫吳下故蹟詩意册之九

（二）賢堂



說明及金廷標小傳、並見本刊第四期、本幅清高宗御題詩曰、五字蘇州是上乘、白劉倡和亦堪稱、垂虹殷以三高比、却覺斯堂風雅勝、右三賢堂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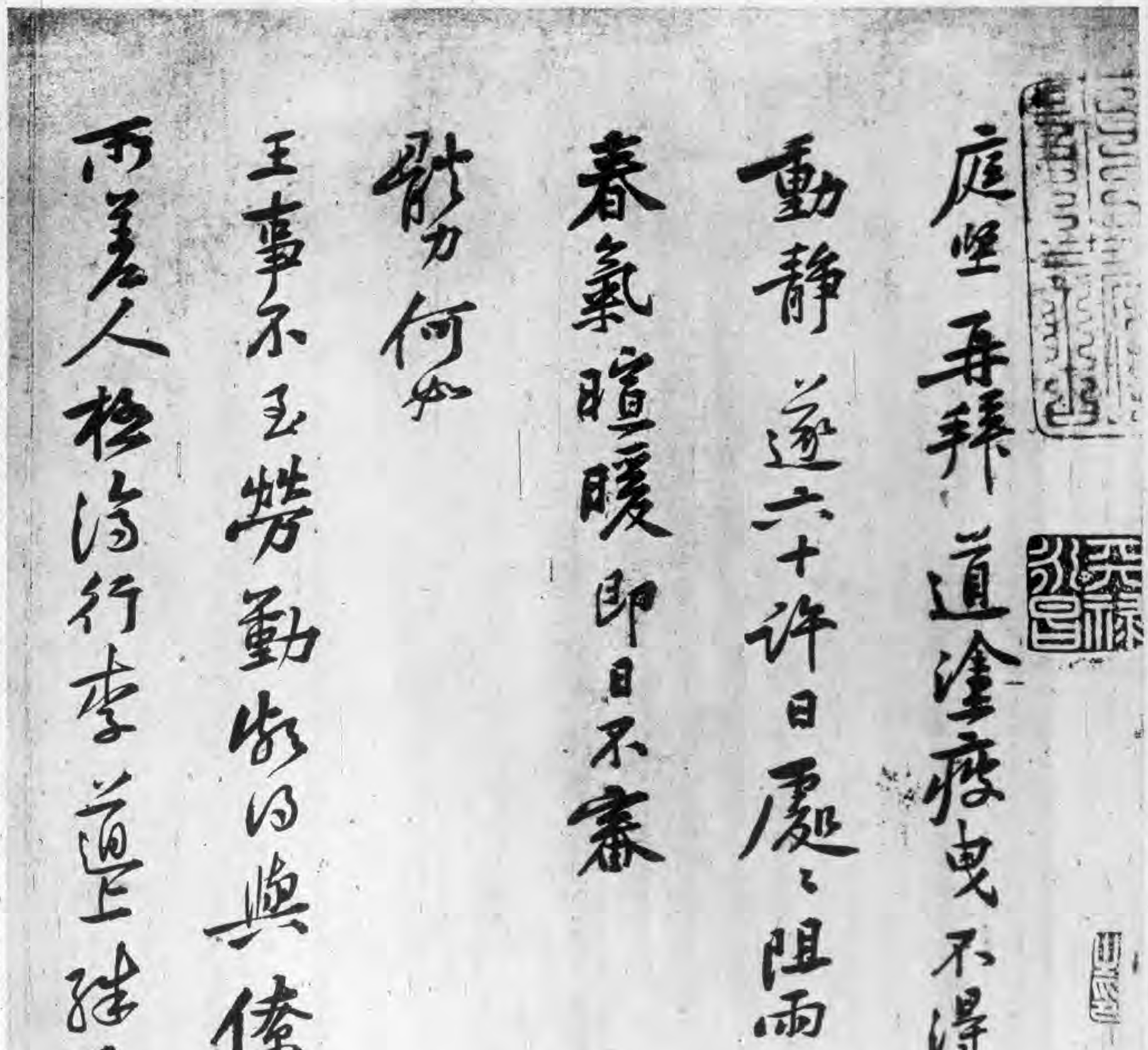
同歸、嚙負載書、有如皎日、盟弟世濟百拜啓

韻仙夫人粧次、

答謝盟詞

伏讀同心約盟、恍如錦園繡圃、芬芳馥郁、若聽金聲玉振、八音鏗鏘、春明鄉果、寧賒潘氏、秋思悲風、不讓宋家、吾兄眞正才子情郎、

本院新出版物廣告　故宮週刊合訂本第
宋李唐江山小景卷出版廣告
元趙孟頫鮮于樞行草合册
總發行所北平南池子故宮博物院出版物



石渠寶笈續編云、第五、藏標宋黃山谷荊州帖、縱九寸八分、橫一尺二寸九分、行書、（文不錄）紙尾有臣柯九思進入字、案是札刻入三希堂法帖、

黃庭堅、字魯直、號山谷、又號摩圍閣老人、洪州分寧人、治平四年進士、官至吏部員外、知太平州、追贈龍圖閣學士、加太師、謚文節、

如何不教我不愛不病、祇恐紅顏薄命、消受爲難、然而死後、魂亦風流矣、來朝巳刻、乞君先往神前焚之、弟則隨至訂盟、倘嫌耳目衆多、不必照應、竟如不期相遇、萬毋他疑、尋盼素履春衣、奈賤足素肥、不堪持贈、義勉强親奉則可、聊以汗衫裹服二件馳至、皆頃刻脫下、垢膩未除、仁兄少迭春愁可乎、洛浦無舟、藍橋伊阻、空憐形影、從晨興昏、辱弟簫頓首子齊才子情哥、

宣鑪小誌

鑪色

今人動言鑪色、抑知色非徒自外入、乃實自內出者也、鑪初出冶、不能不下藥水提洗、並非如血竭硃砂各種厚色、掩鑪本質也、但須久鍊、方能去糟粕而存精液外現、古青綠色、硃砂斑、石青斑、石綠斑、黑漆古斑、（接第四版）

耳、宣鑪初年仿宋燒斑、尙沿永樂鑪製、中年謂掩銅質、用番碱砂浸擦薰洗、易爲蠟茶、蠟茶、本色也、至末年、本色盡顯、愈淡愈妙、可知淡色之貴、不自今始矣、又考宣鑄有鎏金色、以眞金鑞爲泥、敷四邊抹、火炙成赤、所費不貲、非民間所能仿彿、此鑪中之最富麗、而不失爲大雅者也、後來重色、逈不及此、他如金流腹下爲湧祥雲、金流口下爲覆祥雲、未免穿鑿、須得質美火透、金色剝落者爲佳、景泰成化年間之獅頭彝、亦尙鎏金、其底識無印文、惟用藥燒景泰年製等字、頗有古趣、然間有用赤金厚片作雲鳥形貼鑄者、亦屬魔道、大抵舊鑪不同處、總以火氣融化、藥色盡退、精華在隱顯之間爲妙、而人之誤鑪、正復不少、鑪之厄有三、一在專務絢爛、取舊色沉浸者、上藥重燒、色愈厚、光愈閉、一則過求本色之露、不問年久深色之斑駁、淺色之瑩邃、磨治一新、甚有歲一再磨、縱有火功、不能生色矣、一則性急、放火躥度、致水色澄徹之舊鑪、一變枯燥、前功盡棄、尤爲可惜、鍊鑪者、當以此爲戒、鑪色惟紅黑多僞、青黃本質易見、無僞而有新舊之別、白則不可多得、舊色佳者、黃如秋葵着露、白如玻璃澄水、紅如朝霞映日、青則魚膽、黑則點漆、雖極光耀奪目、而其中自饒一段沉淨之意、迥異凡品、且年遠流傳、非出一家一手、兩耳覆手、及底足拂拭不到之處、豈無藏垢、豈無傷痕、究之藏垢亦發光華、痕迹亦歸渾化、無損完璧、此鑪色之大較也、

讀此、悟凡事不離個眞字、

補注

編者按宣鑪色采、名目繁夥、綜其大要、臚舉如左、

仿宋燒斑色、（俗名鐵鏽花）、仿古青綠色、硃砂斑、石青斑、石綠斑、黑漆古斑、

北平京城印書局承印

再版宋拓定武蘭亭敘定價二元三角　三版宋米南宮書蜀素帖定價三元三角　四版宋四家墨寶定價二元三角　版精印裝裱成卷每卷定價二元五角

葡萄斑、朱紅斑、淡藍斑、棗紅色、石榴皮色、茄皮紫、珊瑚色、（淡紅帶粉、有本身泥金泛此色者、頗似灑金珊瑚鑒、極罕見、）琥珀色、紅黃色、杏黃色、蠟茶色、栗殼色、棠梨色、（淡棠梨色、似淡藏金而稍深、熟棠梨色、似駱色稍深、即白黃帶黑色、宣鑪小志論銅質謂棠梨青色、大謬、）秋白梨色、山查白、駱色、褐色、（黑白帶紅淡黃色、有深者、即紫褐色、）鱔魚黃色、藏金色、（一名藏經紙色、分深淡二種、）水白、花藏經色、赤金純裏、（周身流金）涌祥雲、（赤金流耳口頸及腹上者、）（沈子謂涌祥覆祥、未免穿鑿、須得質美火透、金色剝落者爲佳、此眞未見譜錄、信口雌黃者矣、）金帶圈、（耳及口腹、填以赤金、名金帶圈、有僅繞腹者、有並流口耳項脰者、金銀作雨雪點、黃白相間、最爲瑰麗、）金銀商候、綠色、鸚羽綠、秋葵花色、茶葉末色、蟹殼青、青甕色、水銀古色、鉛古色、土古色、甕沁色、雞皮色、（三卷譜名雞皮皺砂斑、簡稱雞皮皺、宣鑪注稱橘皮紋、俗名橘皮色、小塊微凸、皺紋疊起、狀如甕器中之橘皮沁、泥金流金各鑪、多作此色、）敷漆色、（宣鑪中有敷漆一種、多後鑄者、故譜錄不載、）

應公簋

原藏澂芳齋、西清古鑑卷十三第十九頁著錄、稱周應公彝二、高三寸九分、深三寸一分、口徑五寸六分、腹圍一尺六寸六分、重市秤四斤九兩、兩耳有斑、銘文曰、「應公作旅車彝。」西清古鑑曰、博古圖有應侯敦、應侯爲周武王第四子、按春秋列國有應、此周器無疑、

吉父簋

原藏澂芳齋、西清古鑑卷二十七第二十五頁著錄、稱周吉父敦、高五寸七分、深三寸八分、口徑六寸、腹圍二尺五寸、重市秤八斤十三兩、兩耳有斑、三足、銘文曰、「分吉父作仲姜寶噂彝、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」、西清古鑑曰、分、即胙字、與賚通、尚書賚誓、史記卷世家作胙誓、疑吉父或魯之賢大夫、而仲姜蓋其所祀也、

有作細金帶者、有寬帶屈曲、如波紋起伏者、有帶中金色濃淡不一、錯鏤雲氣者、有金帶高起鑪面分許、乃以赤金鑲嵌者、）金帶石榴、（似金帶圈而微異、乃用番磠砂點硃砂斑、碎紅點點、如石榴皮色、流金腹間、成祥雲覆涌之勢、專施之雙魚耳彝、）流金仙桃、（見宣鑪博論、不言其色、或係淡紅如桃、而流金其上耳、）雨雪點、滲金細大相間、如雨點雪片、飛布鑪身、（二）大金片、滲金作大片、以渾成人物花鳥之形者爲上、（三）碎金點、滲金作細點、密布鑪身者、）泥金色、（用銀流花紋或帶、亦有覆鮮豔、絕非銅鏽、是未可一概論也、

宣鑪說曰、「或謂鑪之舊者、覆手必有青綠色、（覆手者、鑪腹內也、）却不盡然、予家索耳宣鑪、覆手頗黑」、以今所見、大半本色者覆手多黑舊、若仿古青綠及帶斑點者、覆手多各呈異色、如硃斑覆手呈紅色、青綠呈黑綠色者皆是、蓋燒斑等色、乃將顏料與銅鎔合、非如本色之僅從外調敷也、然本色亦有在覆手另敷他色者、曩得倪氏小清秘閣舊藏甘蔗紅沖天耳中乳鑪、覆手純綠色、勻淨

故宮週刊總索引出版廣告
新出版影印唐僧懷素自敘卷廣告
清丁觀鵬畫書明皇擊毬圖出版廣告